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崇古文訣卷三十三至三十五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李大緩

欽定四庫全書

崇古文訣卷三十三

宋　樓昉　編

宋文

上皇帝萬言書　胡寅

貫穿百代之興亡曉暢當今之事勢氣完力壯論正詞確當為中興以來奏疏第一

臣聞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今臣所陳不免追咎既往者盖謂建炎已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

事今欲復收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故也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遂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宫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廵淮海偷安歳月敵兵深入陜右遠破京西漫不治軍略無扞禦盜賊横潰莫之誰何無辜元元百萬塗地怨氣上格日昏無光飛蝗蔽天動以旬月方且製造文物縻費不貲猥於城中講行郊

報朝廷動色相謂中興敵騎乘虛直擣行在匹馬南渡狼狽不堪淮甸之間又復流血逮及反正寳位移蹕建康不為久圖百度頽弛淮南宣撫卒不遣行自晝大江輕失形勢一向畏縮惟務遠廵軍民怨咨如出一口存亡之決近在目前凡此節次十餘條皆所謂舉措失人心之大者也自古衰亡固不足道以中興者言之夏少康周宣王燕昭王越勾踐漢光武莫不任賢使能修政事治軍旅而其奮發刻厲期於必成者則又本於憤恥

恨怒之意不能報怨終不茍已所以光復舊物各稱賢君未有乘衰微缺絶之後竊竊焉因陋以為榮施施焉茍且以為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為陛下計當如何而黄潛善與汪伯彦方以乳嫗護赤子之術待陛下曰上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重愛也曾不知太祖勤勞取天下列聖兢業嗣守不敢墜失今也宗廟為草莽壇之陵闕為畚鍤驚之堂堂中華戎馬生之赫赫帝圖盜賊營之然則潛善伯彦所以誤陛

下陷陵廟蹙土宇喪生靈者又豈燕昭越踐漢光武之比乎本初嗣服既不為迎二帝之策因循遠狩又不為守中國之謀以至于今德義不孚而號令不行刑罰不威而爵賞不勸廵幸所至民以淮甸為戒駐蹕所在人以敵至為憂東南之州郡幾何翠華之省方無已若不更轍以救垂亡則陛下永負孝弟之愆常有父兄之責人心已去天命難恃雖欲羇棲山海跋履崎嶇臣恐非所以為自全之計也為今之策願陛下一切反前失而已

則必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謟而不悟其非廼守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經涉變故僅免危亡蓋上天警戒於眇躬俾大宋不失於舊物金人扶立僭偽朕義不戴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陣按行淮甸上及荆襄收其豪英誓以戰伐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景從天下武勇之夫必嚮應而飈起國用不足於此不患無財

甲馬不強於此不患無備有道多助孰不順之秦隴雖遥壯士驍騎即可坐致齊魯雖失饒財厚貨必自竭輸陛下凡所欲為孰不如志其為利害豈與退保吳越日就滅亡同年而語哉臣不自量輒為陛下畫中興之策莫大於罷和議蓋和之所以可講者兩地用兵勢力相敵利害相當故也非強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議則出於耿南仲何也淵聖皇帝在東宮當宣和季年王黼欲搖動者屢矣南仲為東宮官計無所出則歸依右

丞李邦彦邦彦其時方被寵眷又陰為他日之計每因王黼讒譖頗曾解紛亦縁上皇仁慈本無移易太子之意也既而淵聖嗣極遞遷前朝大臣而邦彦為次相金人遽至城下遂獻和議而南仲以宫傅之重方奉椒房出奔聞六飛堅守至陳留而返自愧其失因附邦彦而沮种師道邀擊賊之謀於是覆邦之患滋蔓而起分朋植黨必欲自勝主戰伐者李綱种師道兩人而已機會一去國論紛然中制河東之師必使陷沒以伸和議之必

信二帝遠去宗族盡徙中原塗炭至今益甚者本緣南仲主持邦彦以報私恩不為國慮之所致其朋徒附合根枝膠結寧誤趙氏不負耿門之所為也自古中國盛強如漢武帝唐太宗其得志四夷必并吞掃滅以示廣大侮亡取亂極其兵力而後已中國禮義所自出也恃強陵弱猶且如此今若以為強弱之勢絕不相侔縱使向前萬不能抗則自古徒步奮臂無尺寸之地而爭帝王之圖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罷絕和

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
繕立圉之策漢高迎太公呂后之謀斷而行之堅確不
變庶幾敵人知我有含怒必鬬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
期不然則今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室
納質則孰重於二帝飾子女則孰多於中原之佳麗遣
大臣則孰加於異意之宰輔深思遠慮反復計之所謂
乞和必無可成之理昔契丹至澶州王欽若陳堯佐請
幸吳蜀惟寇準勸親征及成功之後欽若等羞恨無以

藉口則撼真宗曰當是時寇準亦豈有好計但是欵血相沃譬如博錢以陛下為孤注耳使人君不明則欽若之言為愛君而寇準之功為幸勝今之議和者其情狀一一出於此茍能息絶其議陛下不藉之以塞民望大臣不藉之以寛已責則必為善後之圖矣夫事有緩急治有後先既定議講武則其餘庶事有日力不暇給者當置行臺以區處之今典章文物一切掃地百司庶府殆為虗設其必不可闕者惟吏部戶部為急誠使江淮

兩浙湖北並依八路法慎擇監司而付之則吏部銓事亦復減省不過置侍郎一員郎官兩員胥吏三十人則所謂磨勘封叙奏薦常程之事可按而舉矣戶部所以治天下財賦也今四方供貢久不入于王府往往為州郡以軍興便宜截用經常一壞未易復理竊觀行在支費每月無慮八十萬惟以榷貨鹽利為無窮之源耳故臣謂宜置行臺或建康或南昌或金陵審擇一處以安太后六宮百司以耆哲諳練大臣總臺諫守成法從事

郎吏而下不輕移易量留兵將以為營衛命戶部計費調度以給之陛下奉廟社之主提兵按行廣治軍旅周旋彼此不為定居惟是侍從臣僚帥臣監司要害守牧則當加意以時進退其賢不肖功罪之著明者而餽餉之權自宜專責宰相而選委發運以佐行於下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委劉晏以東南經制得人加以歲月量入為出何患無財所謂宰相之任代天理物扶顛持危其責甚重非特早朝晚見坐政事堂潄潄然於文具無

益之末移那闕次以處親舊濟其私欲而已也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躬率而丕變之者則在陛下務實效去虛文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修誓戢大憝不為退計者乃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廣捐金幣不耻卑辱冀幸萬一者為孝弟之虛文也屈巳致誠以來天下之士博訪策略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乃求賢之實也未見賢若不克見既見則不能由之或因茍賤求進之人遂乃例輕天下之士姑為禮貌外示美名者為求賢之

虛文也聽受忠鯁不憚拂逆非止面從必將心改苟利
於國即日行之者乃納諫之實也和顔稱善泛受其説
合意則喜之不合則置之官爵所加人不以勸或内惡
其切直而用他事遷徙其人者為納諫之虛文也將帥
之材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
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
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庸奴下材本無智勇見敵輒潰
無異於賊與之親厚等威不立賜予過度官職逾涯將

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朴實用命之功者為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分屯在所置營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大抵如周顯德年中世宗命我太祖之意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獲首級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

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悦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如聚戲金鼓之節旗幟隊伍皆習敵人之所為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為治軍之虗文也慎選部刺史二千石必求明恵忠智之人使久於其官懲革弊政痛刈奸贓以除民害雖軍旅騷動盜賊未平必使寛卹之政實被於民固結百姓將離之心勿致潰叛乃愛民之實也詔音出於上虐吏沮於下誑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贍軍則厚裒其錢穀子

材弩料竹箭皮革凡干涉軍須之具日日征求物物取辦因緣奸弊民已不堪乃復蠲其稅租載之赦令實不能免苟以欺之者為愛民之虛文也若夫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其間則為天子之實也陵廟荒圯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為肉為血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陛下戴黄屋建幄殿質明鞶出房雉尾金爐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儼分儀式贊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卑卑而前搢笏出奏司辰唱

辰正則駕入而仗出矣以此度日而國勢益卑彼尼堪者晝夜厲兵跨河越岱電掃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躪衡霍之意吾方挾持虛器茫茫然未知所之此則為天子之虛文也今宿衛單弱國威銷挫臣嘗言乞於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四川二廣抽揀禁軍貢發充御營正兵增厚其月廩精加訓閱陛下自將之天子之軍既強則中國之變自弭昔漢高祖嘗大敗於成臯矣與數騎渡河入張耳韓信軍奪其印易置諸將軍遂復振此

得御將之大權雖知如韓信且莫能測宜其取秦滅項甚易陛下今欲於劉韓張岳四人之兵有所移易廢置臣知其不能矣權既偏重柄既倒持彼必謂陛下不能一日而舍之吏踞桀驁日以滋起陛下以孤立之身寄於其上安能使此四人者常無怨怒相激而不爲變乎苗劉之亂率爾而作者坐此故也莫若先集天下勁兵以強御營之勢然後可以彈壓悍將驕兵悍將驕兵既不敢妄動皆就紀律則四方橫潰之軍及羣起不逞之

盜必自帖息猶有披猖不軌者遣偏師以銳卒往擒滅之遂罷招安之策況陛下以雪耻復讐為已任仗大義而行天下頑兇不義之徒固將斂袵倒戈而聽驅使之命矣漢光武為銅馬帝者用此道也陛下試使執政大臣委棄簿書細故勿設他說以相論駮日夜圖回擇人而為之必見績狀於是時而兵不强敵不畏盜不息然後可以歸之天命無所復為矣不然是自棄也陛下苟有自棄之心而欲於目前三四庸將數萬潰卒中求為

久安三尺童子亦知其不能矣自古圖王霸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而非建都之謂也陛下家世都汴舍汴何都焉今欲用關中而制山東則力未能至挍南渡六朝之遺迹則舍建康不可雖然欲謀進取則非堅坐不動之所能必觀進取形勢之便用之而圖成臣竊謂惟荆襄為勝春秋之世楚嘗以是抗衡上國窺周問鼎三國割據曹操聞孫權以荆州假劉備則失箸而駭六朝建立雖南北之形已判亦必增重上流庾亮欲

經略中原則先分戍漢沔宋太祖欲伐魏則先廣襄陽資力故晉何充謂荆楚國之西門地帶趙蜀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今湖北接京西雖無大險然方城為城漢水為池管仲之所不敢輕葢地近中州上下不過千里要害易守非如淮泗汗漫平原披衍四通五達易入而難備也曹操用兵彷彿孫吳而赤壁敗亡幾於不救則難易之勢可見矣誠能屯唐鄧襄漢之田以養新兵出廣西武陵峒丁并施黔獠軍築堅壘列守

漢上阻以水軍經以正軍緯以弓手民軍牽制江黃呼吸廬壽則進取之基立然後陜西聲氣血脉通達而騎卒可至川廣之富皆猶外府易以拱挹其比於漂泊大江之南棲伏東海之濵險易利害相去遠矣建康固是六朝舊都甘守偏隅遷延國祚亦何不可臣獨以為不可者蓋為陛下之責與晉元帝不同故也西晉為劉聰吞併無復能立懐愍兩君皆以弑殞故元帝自琅邪王又憑王敦專制淮南十年之威起而纘祚然傳世十帝

享國百年彊臣内叛羣雄外迫其得僅存猶綴旒耳當時非無謀臣猛將提重兵出入終不能復取中原者非獨天運亦勢使然也今陛下之父兄在敵中固無恙穹廬蠻帳臭惡雜聚其衣服飲食居處動静豈得比中國民庶中人之奉哉其聞陛下嗣登寶位也必日夕南望曰吾有子弟為中國帝王吾之歸庾有日乎痛惟愁荒屈辱之中發此念為此言于今三年日迫日切而獻謀者方欲導陛下南狩日遠日忘遂無復國之心别求建

都之所比臣所深不喻也今河北河東之民知朝廷不復顧思山東京西淮甸之民猶兾陛下未忍遽棄若更遲延歲月無以及之則怨恨陛下而為敵國者所至皆然亦何必尼堪 邪於此時而欲建都非特不可亦必不能矣故臣願陛下先命吕頤浩杜充分部諸將過江廣斥候治盜賊自以精兵二三萬為輿衛於穩密州郡速置營屋以安存其所謂老小者陛下提此兵渡江而北緩轡而上遣使廵問父老撫綏挺刃之餘民至于荆襄

規模措置為根本之地猶漢高之於關中光武之於河內雖廵歷往來征伐四出而所固守必爭而勿失者以荆襄為重陛下方富於春秋非如昔人白首舉事覬萬一之成者誠能堅忍聳厲卧薪嘗膽悠久為之而不能濟則書傳所載周宣王漢光武之事皆為妄言以欺後世無足信矣陛下聰明洞照必不謂然也上世帝王為治之道惇睦宗族强本弱枝所以鞏固皇圖紹延佑命原其用心盖以天下為公而不以為私初非如後世以

智力把持之褊心多忌雖骨肉懿親肹肹然不借以尺寸之權而恐其伺便軋已亡秦是也漢以為鑒遂大封同姓非劉氏不王及其久也光武劉備皆以宗室倡義而起於滅絶之後夫漢髙固欲為久遠無窮之計非為其一身也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大庇子孫萬世血食然則封建宗室者乃固守天下之要術也今陛下之族北去者衆矣所幸免亦幾何而黄潛善鄭瑴謂陛下以支子入繼又不縁傳付之命國步未夷恐肺腑之間不無

非望之冀恫疑虛喝以恐動宸心故自南都以至維揚誅竄之刑疑忌之意相尋繼見雖其罪戾或自貽戚然亦恐未必盡出於治親齊家之美意今宜於同姓中不間親疏選擇賢才而布之内外廣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出衆者陛下宜留之宿衛夾輔王室其有克敵戡難之功者宜漸為茅土之制星羅而棊列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續國家如綫之緒使敵人知趙氏之居中國者尚如此其衆既失而得復者非獨陛下一人而已則其撲

炎火之横心立異姓之逆謀庶其少息乎夫創業垂統之君必有綱紀以遺子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綱紀以法祖宗綱紀存則存綱紀亡則亡所繫如此夫一君子進衆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必退矣勢不兩立而於君子為難盖其道固如此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絶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

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為後世之害者皆
小人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安
石所教之小人方新而近其蕃息未艾也所以誤國破
家至毒至烈不知已時然則陛下欲求君子而用之而
不愛爵祿以待其人豈非甚不易得者乎君子未得而
已試無堪敗事顯著之小人稍稍類聚其未至則召之
惟恐其不來其既至則用之惟恐其不速混然雜進其
黨必集所謂悔過用賢之意與陛下反正之初絕不侔

矣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捨盡輸之敵國邪將以汲引豪傑延致英雄而標的如此是猶却行而求前北轅而適越爾夫以賢治不肖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法以不肖治賢此熈寧以後陛下之家戒矧當今日否塞之氣充物於中原陰長之滋勃興於敵國非得希世異才上下内外迭任交用泰何由復而否何由傾乎此綱紀國家之一事也右文左武者有國不易之道漢高祖用韓信彭越不以加於蕭曹光武用賈

復耿弇不以加於鄧禹唐太宗用李靖李勣不以加於房杜蜀先主用關羽張飛不以加於諸葛孔明非獨其禮文等降不同其誠心所以待遇之亦異今儒學衰息未有國賢碩德屹乎朝廷以收運籌指縱之功陛下所深恃以為心膂爪牙者惟三四庸將耳夫此數人者以近時論之曾不足以當种師道之廝役況望古昔名將乎而偃蹇厖然當負重寄使平寇盜尚或未能豈敢冀其向敵人發一矢也自愧無以塞責則大言詭論以上

欺睿聽慢辭倨禮以下視朝士謂今日禍亂皆文臣所致爾敵人方强不可以爭鋒必退避自保乘時而動又不鉗勒其衆動則潰潰則盜盜則招招則官反復循環無有窮已則為國家之害豈文臣所敢望哉竊聞陛下推心撫之失於太厚出入内禁不以時節小人不知義理習於所熟以謂君臣上下猶朋輩然恃憑威靈無有紀極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昣者鮮矣臣願陛下委大臣以腹心待近臣以禮貌常使南衙朝

士氣勢重於此徒天下抱才自愛之人必願立於左右緩急之際必有能為陛下竭忠盡節不愧古人者矣臣叅奉内朝班綴之後欲求近臣如汲黯之流氣折淮南尚未多得羸驅弊輿惴惴然於長戟大馬之中卒伍賤人皆得以惡聲詬何之不敢正色忤視少拂其勢從臣如此況其下者乎唐制監察御史秩七品衣緑至卑也然銜命出使則節度使具櫜鞬郊迎本朝沿此意郎官出使則序位在轉運使之上凡此蓋欲尊重天朝習民

於上下之分也故事宰相坐待漏院三衙管軍於簾外倒杖聲喏而過吕夷簡為相日有管軍忽遇於殿廊年老皇遽不及降階而揖非有悖戾之罪也夷簡上疏求去以為輕及朝廷其人以此廢斥益分守之嚴如此今見其分庭抗禮矣推此類非一日長不已陛下不為之別異表著是自削堂陛無復等威亦將何所不至哉此綱紀國家之二事也治天下者必取篤實躬行之士而舍浮華之人所以美教化善風俗本朝自熙寧以前皆

守此道至王安石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絶滅史學倡說虚無以同天下之習其習既同于今五十年士以空言相髙而不適於實用以行事為麤跡曰不足道也其或蹈規矩守廉隅稍異於衆則羣嘲而族笑之以為異類紛紛肆行以致敗國二帝屈辱羿莽擅朝以謂是適然爾伏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為害也夫欲變風移俗惟係主所好惡韓琦富弼在朝文武兩班升朝官以上即不許自陳磨勘皆聽檢舉所以養

勸廉耻恢張四維故當時人知自重風俗忠厚至今乃有身為從臣而自陳磨勘乞覃恩轉官不以為耻者矣推而上之見利必忘義貪得必患失遺其親後其君背叛簒奪便可馴致此明君之所甚畏而深戒者也今萬化之原本於陛下茍力行孝弟則天下忠順者來矣好賢遠佞則天下名節者出矣賞清白則貪汙者屏矣崇行義則奔競者息矣旌能實則謬誕者懲矣貴忠厚則殘刻者遠矣至於文辭之麗言語之工倒置是非移易

黑白誠不宜任用以為浮薄之勸也靖康二年著作郎顔博文諛佞張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讓及為邦昌作請罪表則曰仲尼從佛肸之召本為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博文近世所謂能文之士也其操術反覆如此故廉恥道消四維大壞則社稷隨之陛下何利焉此綱紀國家之三事也法度者所以治天下之具號令者所以行法度之幾而信義者所以行號令之實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聖人

重信至於易死疑若太過鄙夫陋儒以智詐譎詭為術者必忽此言然真宗澶淵與契丹結盟契丹守之百有二十年不敢先動宣和窂相王黼一旦敗盟舉兵結遠夷伐與國取景德誓書還之天章閣天地鬼神所臨重誓自我背之遂使遠人得以藉口夫金人何憾於我哉皆契丹甚之假手借兵報滅國之怨耳失信之禍乃至於此孔子之言良不為過而近日以來朝廷失信於民尤甚臣不能徧舉其目但如所謂前降指揮更不施行

如所謂已差下人别與差遣此等奏語必日聞於冕旒之側矣陛下何惜不勑大臣俾審思熟慮而直為此反汗之失以欺駭四方之聽乎今外州郡專制不禀朝命者漸多有之所恃以指麾役使惟在號令出之不當則輕守之不固則疑輕而且疑則制命之權不在陛下矣承受既數奉行實難不曰畧與應破指揮則謂不晚必又更改近在朝廷尚有此風遠而四海從可知矣陛下縱有真賢實能付之民社仁政惠澤播之黔黎以是之

故何繇責其功效百姓雖愚然習於知見必謂朝廷之令率皆誑我是心一萌姦雄得以誘之矣此綱紀國家之四事也郡守縣令者親民之官監司者統臨州縣之長天下之治起於一縣縣治則州治州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主必慎擇居此之人必久任之以考功罪之實而施賞罰焉近日以來朝廷移易郡守監司無月無之殆不可勝紀東南路分不過十數何為紛紛如此陛下宜察其故矣謂其不才而罷之邪則曷若考慎於未命

之前也顧恐未必然特出於用事者之私意耳民力已困財用已竭潰兵劇賊彷徉乎其間戎務軍須交制乎其上朝廷憂勞嘆息而未能救尚忍不為擇忠信之長慈惠之師以撫綏之乎此綱紀國家之五事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以為今日難於前日安知後日不又難於今日乎往者雖不可復追不當謂無可為者而遂已也天定勝人大福不再深可憂懼今年之春震雷大雪白虹貫日中有黑子錢塘之變實先垂象恭以上天之仁

眷顧陛下懇懇至厚所以申命用休者不啻再矣陛下出於屯難側身怨艾親近書史引對多士減徹玩好躬親庶政亦非復維揚之比臣民共知不可誣也然任至重者力必强責至大者憂必深天下萬姓以二帝之故所望於陛下者非止如是而已廼閏月金犯大火芒怒赫然九月朔旦日有食之車駕復有思患預防之行明堂遂虛陽德大弱錢塘受辱之地豈可再枉六飛縣名柏人漢祖不宿若趍會稽幸三衢則地形窮僻扈衛益

勞貢賦不通財用益窘道路艱阻朝覲益稀郵置迂深命令益隔人知陛下無興復之志威權日削無可瞻望投戈四逸孰能止之惟有臣區區之言理明事順思迎父兄誓報讐恥奮志强厲有進無退庶足以感發軍情率先將佐於危絶之中求生存之道此非怯懦畏避之所能濟也不然而姑恃天命之不庸釋是猶不耕於田枵腹以待嘉穀之旅生不績於麻露肌以待野蠶之成繭事理之必無者矣又惟斯民戴宋無二者徒以祖宗

德澤深厚人未忍忘雖甚塗炭猶未瓦解雖甚怨怒猶未反叛然以比來巡行所過觀之傍道里縣之民一切空盡以避兵卒其甚者田疇荒萊室廬破毀生聚不保滿目蕭條殊非來蘇望幸之美傳示四方何以彰德敵人屯駐山東聞有數路並入之謀陛下不深委將相早為防遏但欲深尋幽遠則回顧州郡復為虛邑必曰君王尚且畏避何以責我守城民心覩此安能久忍而無變亂若不望風拜跪以事敵國必將推賢擇能以自保

治陳勝吳廣因民不忍而劉項乘之秦遂滅亡者蓋本於此古人稱中興之治者曰撥亂世反之正秦不正而甚亂漢髙祖反之正而興焉王莽不正而甚亂光武反之正而興焉隋不正而甚亂唐太宗反之正而興焉唐末五代不正而甚亂我太祖皇帝反之正而興焉反之正者反易其道究其敗亡之由盡更而去之猶反覆手之易也今之亂亦云甚矣其反正而興之在陛下其遂陵遲不振亦在陛下敵人雖暴強其亡可待特恐中國

豪傑因之而起反吾之亂與彼之治則陛下之大事去矣天下記之野史書之善惡榮辱垂之方來後人觀之亦猶今之視昔夫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楚以七千里而為讐人役今粘罕之强未如秦其得罪於中國無人不怨則有甚於始皇之於六國也東南形勢控帶江山兼有吳楚之地坤維嶺海提封自如非如湯以七十里而起也而乞憐偷生之勢乃甚於楚之為秦役此臣所以日夜憤懣為陛下痛惜而傷大臣之過計也昔宗澤

留守京師一老從官耳猶能致誠鼓動羣賊北連懷衛之民誓與同迎二帝皆相聽許尅期密應者無慮數十萬人不幸為黃潛善所惡百方沮抑憤悒而死其志不就羣臣亦無敢以澤所謀達於宸聽者以此知人心未厭二帝之德何況陛下身為子弟責孰加焉誠欲北向而有為臣將見鋤耰㥘於長鎩奮臂威於甲兵舉四海惟陛下之用決不為失策惟在陛下斷與不斷為與不為耳

崇古文訣卷三十三

崇古文訣卷三十四

宋 樓昉 編

宋文

論遣使劄子

胡寅

根本經誼曉暢事情毅然有不可奪之色

臣竊聞遣使臣入雲中已有定議臣愚陋蒙陛下擢寘從班職在獻納雖小事失當猶合上聞况遣使體大縱使初不預議苟心有所未安豈敢緘默輙形論奏伏望

陛下留神省察昔孔子作春秋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術無不備載而其大要則在父子君臣之義而已魯桓公為齊所殺魯之臣子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讐而莊公者乃桓公之子也非特不能為父雪恥反與齊通好元年為齊主王姬四年及齊狩於禚五年會齊同伐衛八年及齊同圍郕九年及齊盟於蔇是年為齊納子糾仲尼惡之備書於策以著其釋怨通和之罪魯莊惟忘父子君臣之義也魯之臣子則而象之故公子牙弑械成

於前慶父無君動於後卜齮圉人犖之亂交發於黨氏武闈之間魯之宗祀不絶如綫此釋怨通和之效也豈非為後世之永鑑乎女真者蹴動陵寢戕毁宗廟刼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讐也頃者誤國之臣自知其才術不足以戡定禍亂而又貪慕富貴是故譸張為幻遣使求和以茍歲月九年於此其效如何彼之一身叨竊爵位而去留何足道而於陛下聖德國家大計則虧喪多矣所幸陛下勇智日躋灼然獨見於邪言以

戢之後奉將天討罪狀豫賊再安國步漸圖恢復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自効以佐丕烈譬如人行萬里登車出門又如支梧廈屋初正基柱存亡治亂實係此時今乃無故蹈庸臣之轍踐阽國之址犯孔子之戒循魯莊之事忘復讐之義陳自辱之辭臣切為陛下不取也或謂不若是少有貶屈其如二帝何臣應之曰自建炎丁未以至甲寅所為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誰歟見二帝之

面者誰歟聞二帝之言者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者誰歟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黄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冬使者還言酋豪帖服國勢奠安形於奏章傳播遠近曾未數月而劉豫稱兵犯順矣女真者知中國所重在二帝知中國所恨在刼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為復

出此謬計邪說曰姑爲是爾則豈有修書稱臣厚賚金幣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說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况歲月益久敵情益闊必無可通之理也臣嘗思之陛下與女真絶則臣下無所得而人主爲義舉若通和則利歸臣下而人主受其惡故凡願奉使通和者皆身謀非國計也陛下何不據孔子之論而決此策乎自王安石廢黜春秋天下學士不知尊尚一旦亂臣賊子接迹乎四海幸遇陛下尊信此書孔子之志

將伸於今日便當攷筆削之意斷當今之事只行一二大者陛下美名輝映千古矣當今之事莫大於敵國之怨也欲紓此怨必殄此讐則用復讐之議而不用講和之臣行復讐之政而不修講和之事使士大夫三軍百姓皆知女真為不共戴天之讐人人有致死於女真之志百無一還之心然後二聖之怨有可平之日陛下為人子之職舉臣等駑下伸眉吐氣食息世間亦預榮矣苟為不然以中國萬乘之君而稱臣於讐敵則宰相而下皆

其陪臣也借使女真欣然講解以一將軍將數萬衆駐兵泗水之上願與陛下面相結約歃盟而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則又欲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兵將割我之地土而取其租賦有一於此其能從之乎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則隳敗和好將何據而可臣實戇昧思之不通是以略具古義涴瀆聰聽惟陛下試加采擇或合聖意即以世讐當復無可通和之義明降指揮寢罷奉使之命刻印銷印俄頃之間初無害日月之明适足以

彰陛下好謀能聽之美免累聖德誤國大計

再論遣使劄子　胡寅

說利害明切卻是就理上見得如此

臣竊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為兵家機權與臣所論事理不同今何蘚遂行不可救止臣待罪侍從初有所陳已荷聖知今浚以輔國謀臣陛下之所改顔而禮貌之者也勢難以臣故以沮其議臣不當力論取勝徒成紛紛然臣再三思慮終未曉浚之說須至剖析聞於聰聽望陛下留神

省覽姑且志之聖懷俟他日驗臣所計與浚孰中孰否則使事之利害決矣今則未敢求直也尼堪總師二十餘年破大遼弱我宋雖無遠略亦精於用兵其所行事不可測也今我之虛實彼豈不知尚須畢辭執謙然後足以驕其心示弱屈服然後足以平其怒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後不遣使兵亦不來及癸丑遣使則鈎引敵使入國熟視而去曾不旋踵而淮南之警奏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前我所遣四輩皆朝廷之選侍從之臣聞其入境晝夜驅遞略無禮節及見

尼堪坐受欺紿匆匆而歸未嘗得其要領也而況何鮮一使臣其何能任覘國之事乎此遣使之無益三也昔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萬之兵可謂偉矣使歸行賞遷進官職弼方以中國未能用兵徒賴使人口舌下敵為莫大之耻終不屑受其識度如此乃可辦國事今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祈求恩澤一二足意而後行所慮卑近與市井之人無異尚能明目張膽不辱君命乎此遣使之無益四也萬一臨以兵威肆其恐脅使人

必不能就死則反以我之情告之是自敗也死生之際唯烈士不懼曽謂何鮮而能之乎此遣使之無益五也敵人之所大欲者誰不知之既有無厭之心正欲劉豫明日就亡令日亦必赴救而況豫賊祈哀乞援秋高草熟來寇何疑此不待窺覘自可坐照於一堂之上也此遣使之無益六也今淮以北劉豫自以為其封疆矣河之北尼堪自以為其土宇矣使者之行豈能乘雲馭風徑至北庭哉必渡清河之阻經濁河之限然後能至也

去冬下詔罪狀劉豫明其為賊令豫肯賓吾使人達之於敵哉臣恐戎伐凡伯則有之矣此遣使之無益七也令我與敵之勢如兩家有没世之怨一弱一强强者侵陵不休弱者亦固其門墉嚴其戒備待時而動庶能有濟乃欲命一僕夫啗以酒肉悦以金帛遽足以重吾之弱增彼之强而已此遣使之無益八也自古兵强馬衆玩武不戢而無自焚之變者此五代英傑勒曜苻堅之所難也尼堪之為人非耶有保國永世兼并天下之術

也度其勁兵壯者老老者死其馬之齒日已長矣其謀臣志滿意得況酣乎子女玉帛之間不越數年必有禍敗此昜見也萬一今冬黨助豫賊昧於一來陛下申嚴將士據大江之險以禦之彼再而衰三而竭必矣小小勝負兵家之常今未有兵交之形而遽自納侮以示畏恐情見力屈當反為所乘非兵家形格勢禁之法此遣使之無益九也夫和人之心迎合尼堪之意為身謀而已陛下寤寐賢才日昃不倦菲衣節食卑宮室陋器用

以養戰士固將父兄攄霄載不同之憤雪滄溟不滌之耻也若堅用和策則謀臣解體義士喪氣將帥偷窳卒伍泮散以為無復有輸忠效智建立功名之日使和人自謂其說可用如此必有進為之漸以國與人取悅尼堪大事去矣此遣使之無益十也獨有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為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宫起居之狀謦欬之音者况今歲月已久敵必重閟惟懼我知之今以彼為父兄之讎絶不復

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為處置若通而不絶則彼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顔宣達陛下孝恩之念雖歳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為言者理不難處也臣聞善為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僥倖以為之漢髙祖出關得董公之謀以弑君討項羽後雖屢敗然項羽負不義之罪雖强

必弱漢守其策不變終有天下然張良嶢關之舉養虎之喻君子猶羞道之及劉先主諸葛武侯志在復漢目操為賊亦能三分鼎立魏延出奇欲速孔明不求近功君子以為真以天下自任者古之英雄規模注措大抵如此三國崛起曹氏先據利勢蜀最後立豈以微弱之故卑下於操以苟存邪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讐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儻或未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

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能有為至於何𨗳之行非特無效决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

灃州譙門記　　胡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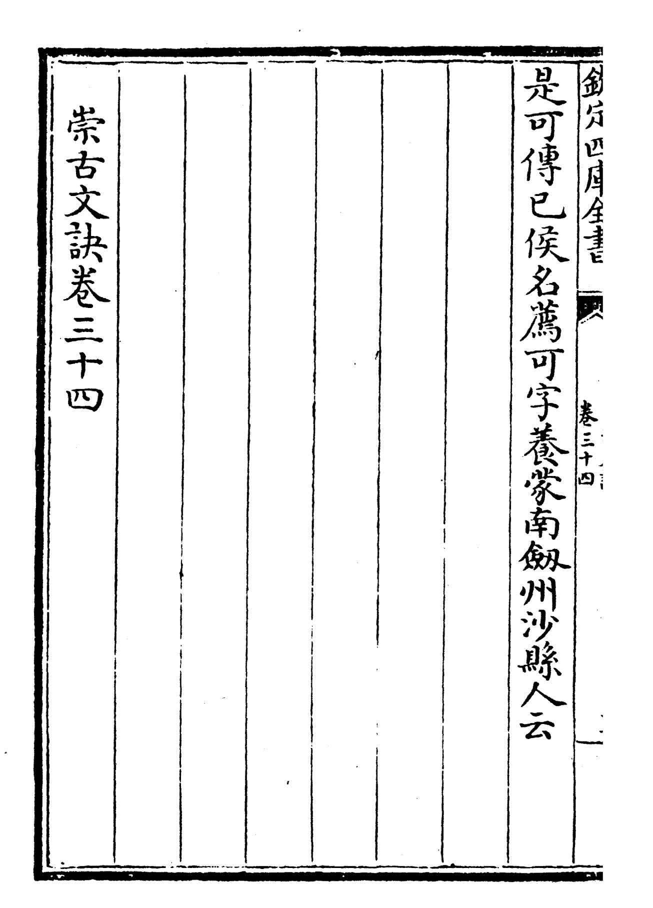
詞嚴誼正可謂雄偉不弱者矣

經世安民之道除其憂而後同其樂既其實而後修其文蓋心志不怡則鏘洋窈渺莫娛於聽聞氣血僨憊痒則甘毳芳珍莫適於口體饑寒毒痛交切並至而有彼樂

之思則封疆之界不足以域山溪之險不足以固而況於墉乎況於閈閎而扃闑乎仁人君子推己及物必有本末先後之序矣古之為城也非曰必可恃也其為門也非曰必可捷也蓋亦立制度焉爾苟得民心雖畫地而守植表而限效死者莫肯去冒死者不能入不然崇城到天嚴扉重閉金錮而銅鍱鐵扇而石樞無以固結民心至於內携而外叛曾不若折柳之樊吾圃也故曰國之有城城之有門蓋亦立制度焉耳澧陽舊若欒溪

羡溢歳築隄防然後郊與市咸得奠厥居歳在巳酉北
盜南鶩有守者闗隄召水以自保賊既引去城亦隨陷
他日立郡於荆榛瓦礫中遺黎百一喘焉苟活蓬戶且
未安而何暇議隄之役大水時至沈竈産鼃稚耋病之
逾一紀矣太守羅侯下車訪民疾苦莫先斯事即帥百
姓脩壊補缺鄉者呻吟今者謳歌予嘗過其境呼田夫
逆旅而問焉往往他邦負耒耜願受一廛而至者也侯
之得此盖有道矣乃作譙門猶民之欲閫內外謹闔闢

置壺箭以授時棲角鼓以警軍匠則庸工役則鳩兵材則斬浮屠氏之山泛沿以來未幾告成而民不與焉侯嘗為高郵曹掾不拜僭臣偽敕節義上聞即被褒擢及守是邦惠養凋瘵去其害惜其力不惑異端斸其閒材歸羡物於公家舉墜典於藩宣蓋忠君必愛其民根諸良心必形諸仁術也春秋一門之廢興謹書于策謂夫不當為而為之今侯作門而予乃記焉則見其識本末知先後遵制奉度非時絀而舉贏異乎屈宜臼之譏者



是可傳已侯名薦可字養蒙南劔州沙縣人云

崇古文訣卷三十四

崇古文訣卷三十五

宋 樓昉 編

宋文

上高宗封事

胡銓

論正詞嚴誼形於色晦翁謂可與日月爭光信哉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頼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敵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

齒嗁罵今者無故誘致敵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敵國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抜之業一旦敵人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執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敵人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敵人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敵國朝廷宰執盡為陪臣異時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者哉

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彼之情僞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敵人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

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
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敵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
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
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陽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
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敵人下哉今
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
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
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

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

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敵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賛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尚

能折衝禦侮邪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敵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

假陸賈對　　胡宏

議論正大規摹開闊不可獨以文字觀而抑揚起伏假設高帝陸賈問對之辭尤可玩味

陸賈為漢高帝太中大夫時前說稱引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再拜對曰臣竊以為陛下馬上之功不如項王也上曰何謂不如對曰天下初發難時秦軍常乘勝逐北項王獨破秦軍虜王離懾服諸侯將降章邯及欣翳西攻破函谷東係死田榮麾漢軍於穀泗困陛下於滎陽成皐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陛下失太公於彭城亡衆於滎陽跳身於玉門中伏弩於廣武勇不振於鴻溝既及羽於固陵必待信越而後敢

戰此臣所謂不如也上曰是則然矣而我得天下項王失天下者何也賈對曰項王失信弒君意忌聽讒行姑息樂殺人殖貨利犯聖王之法此其所以失天下也陛下本以寬大長者受懷王入關之命為天下除殘賊所過亡鹵掠赦秦降王子嬰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父老唯恐陛下不為秦王此三代得天下之仁也項王負約王陛下於蜀漢陛下忍而就國用蕭何為丞相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項羽賊殺

義帝陛下舉軍縞素告諸侯而伐之此三代取天下之義也不齷齪自用多大略得英雄心師張良任陳平將韓信此堯舜禹湯文武知人之明也以野戰略地之功譬狗以文墨議論之功為人此堯舜禹湯文武尚德不尚戰之心也鎮撫百姓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此堯舜禹湯文武哀鰥寡恤孤獨之政也此五者陛下所以得天下成大漢盤石之基非𢛑馬上一時之功乃河漢之波瀾起伏耳上忻然而笑曰生

言起吾意殊非腐儒之論吾欲治天下法先聖何若而可賈再拜對曰陛下及此言天下之福也天下法制自周幽厲掃蕩幾盡平莊之後浸微浸滅五覇假托仁義以自封其志不在於斯民至於七雄益以戰爭強大為務秦㩲形勝以利誘民鬬取一時之勝而不知其勝為僥倖也遂安而行之居十有三歲天下爭起而亡之矣願陛下退叔孫通聘魯二生使與張良四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承三代之宜定一代大典以幸天下以詔子

孫以傳萬世上曰善然吾老矣不能用也明年丙午夏四月甲辰帝崩於長樂宫寥寥千餘歲未有能明漢家承三代之宜者也又可論承漢家之宜乎大宋癸酉歲有士嘆曰嗚呼天乎使陸生有是對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宫有制適庶有辨教養子弟有法后夫人嬪婦各得其所矣又安有戚夫人為人彘張美人以恨死趙王如意以酖死淮陽王友以餓死梁王恢以殺死燕王建絶嗣山朝武彊不疑幾於亂姓之事哉又安有審食其

入於死誅不赦之罪而呂氏至於族滅後世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法荆王賈楚王交代王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及臯陶伊傅周呂之裔得血食矣則必體貌大臣韓信彭越之夷三族可悔齊相國不繫獄黥布陳豨盧綰韓王信不背叛矣則必不襲秦故尊君抑臣而朝廷之上制禮以道謙尊而光乾剛不亢臣道上行致天地於交泰而大臣可以託天下委六尺之孤矣則必封建諸侯藩垣屏

翰根深蔕固難於崩陷可以正中國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與之和親而首足倒置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致後世三十稅一近於貊道富者田連阡陌僭擬公侯而貧民宛苦失職矣則必用虞制五刑使好生之德洽於黎民不下三大赦以啓後世惠姦宄賊良民之原矣則必待御僕從罔匪正人有疾病不枕宦者臥臨棄天下公卿大夫受顧命婦寺不得與而大正其終矣則必兼用仲尼立嫡與賢之法嗣天子繼離之明行乾之健不

受制於母后遂飲為淫樂不聽政矣嗚呼天道往而必返三代之盛其有不復者乎

治安劄子　趙霈

愛君憂國詞氣凜凜真有古諍臣之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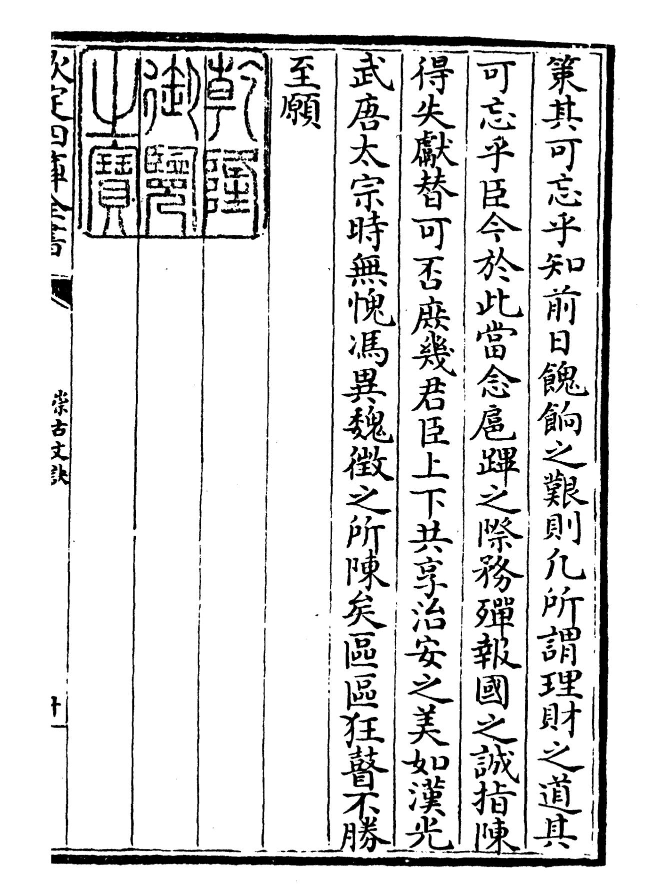
臣嘗聞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治亂之機相為倚伏安者危之對居安而不戒則危有時而至治者亂之反恃治而不修則亂有時而生惟安而思危乃能常安治而思亂乃能常治茲自然之理聖人之所不忽也仰惟陛下

出承列聖之丕基遭丁陽九之厄運中原傚擾黎民塗炭九年於兹矣秣馬勵兵而士氣始振興衰撥亂而武志方申天時既至人事已極比者皇威奮張寇戎遠遁已肇中興之業坐收不戰之功天其或者殆將悔禍使之至於治安乎兹者鑾輿言還天人和悅遠邇乂寧所謂安危治亂之機正不可一日而忘也臣敢以漢唐論之光武時王室初定因馮異自長安入朝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

管仲謂小白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
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然則光武所以能保帝業其由馮異之言乎唐太宗時
高昌既平魏徵曰昔齊小白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
者飲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
束縛於魯時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小白曰寡人與
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帝曰朕不敢忘
布衣時公等無得忘叔牙之為人也然則太宗所以能

保其業其由魏徵之言乎夫以後漢初定天下唐既平髙昌宜若無所憂矣馮異魏徵乃引小白管仲鮑叔牙之語以為戒此無他欲其思所以危則安思所以亂則治故也馮異願光武無忘河北之難太宗自謂不敢忘布衣時臣亦願陛下無忘親征時臣亦無忘扈從時則治安可期矣伏望益軫聖念載懷遠圖知燕安不可懐則前日跋履之勞不可忘也知喜樂不可極則前日宵旰之憂不可忘也知前日倉猝之警則凡所謂備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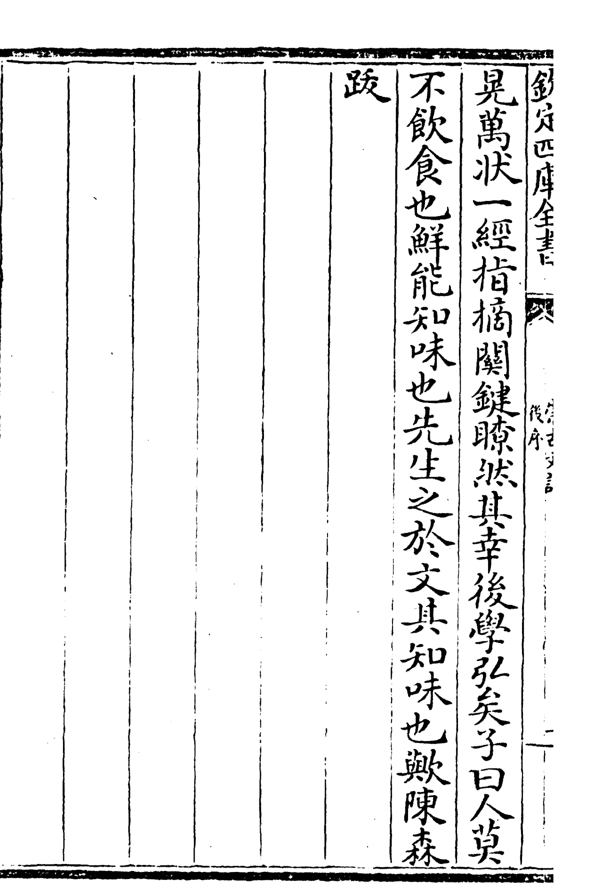
策其可忘乎知前日餽餉之艱則凡所謂理財之道其可忘乎臣今於此當念扈蹕之際務殫報國之誠指陳得失獻替可否庶幾君臣上下共享治安之美如漢光武唐太宗時無愧馮異魏徵之所陳矣區區狂瞽不勝至願



崇古文訣卷三十五

崇古文訣後叙

迂齋先生深於古文嘗掇取菁華以惠四明學者迨分教金華横經辟水傳授浸廣天下始知所宗師森曩偕先生季弟為館下生就得繕本玩味不釋恨未鋟梓逎先生守莆幸備冷官因閒叩請盡得所藏自先秦迄於我宋上下千餘年閒其顯出者網羅無遺軼竊謂古今文章浩無津涯學者窮日之力不啻河伯之望海若此編鈎玄而提要抉幽而沘庾波詭濤譎星回漢翻眩



晃萬狀一經指摘關鍵瞭然其幸後學弘矣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先生之於文其知味也歟陳森跋